

旱平洒热血 青山埋忠骨

朱琳 吴兴旺

旱平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名词。

据电白县人民政府2007年秋立的“旱平革命史迹碑志”载:1948年,党组织派王学明、李新民开辟了旱平游击区。1949年,温业荣、邓勋、谢克明、邓素芬、陈国华等以陈灼辉家为联络点,活动在周边山村。随后,县委调黄祖文任华东区委书记、何强任武工队副队长,他们于1949年9月28日,在旱平村陈灼辉家遭国民党电白县自卫总队百余人夜袭,被迫突围,黄祖文、何强、卢松仔、陈什林4人中弹牺牲,何燕兆右手被打断,仍用左手持枪还击。敌兵见状,冲上用刺刀捅死何燕兆。小交通员林兴为保陈家,烧毁文件后,化作放牛仔牵一头牛出门,装着接牛尿,瞒过了敌人。

为纪念牺牲的五名烈士,1953年建政时将这里命名为旱平乡,这个原只有两三户人家名不经传的“旱平”成了远近闻名的地名。五烈士原安葬在旱平浦水岭,1957年在旱平附近的大水坑修建中型水库,浦水岭在库区之内,当地政府将烈士遗骨移葬至观珠圩边的求雨岭(今观珠卫生院附近),重新修建墓碑,供后人敬仰,并将水库命名为旱平水库。

组织能力强性格坚毅勇敢

自1943年起,他按照组织的布置,先后到羊角的迳口塘、林屋、百叶车等村庄去教书,课余时间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在学生和群众中传播革命道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巩固和扩大旱平游击区。还参加了中共电白县特别支部书记庞自在蔚山举办的党员整风学习,积累了革命斗争经验。1944年以后,他除了在羊角地区隐蔽活动之外,还被党组织派到木等、水东和茂南的镇盛、飞马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1945年1月,上级布置电白县党组织在华楼举行抗日武装起义,要求羊角地区要组织游击队攻打羊角乡公所,夺取武器之后,再前往华楼参加抗日武装起义。当时天气寒冷,黄祖文正在患病,身上却只有单衣,他顶着刺骨的寒风奔走联络,深入发动,多次昏倒在地,待苏醒之后,又不顾病体继续工作。每有最艰难、最危险的任务,他都是抢着去做。

热血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黄祖文,电白县羊角山和村(今茂南区羊角镇山和村)人。自幼刻苦好学,做事勤勉,家境贫寒却志向高远。黄祖文少年时,正是日寇侵略山河动荡的岁月,他一直希望能有机会拯救国民,报效国家。1939年,18岁的他曾赴高州报考张炎将军的抗日学生总队,因贫困受的教育有限,考试未果,而一颗报国心并不气馁,1941年1月,他参加了由羊角地区党组织领导人李延年等人组织领导的“读书会”。

在读书会,黄祖文有更多的机会研读毛泽东著作和各种革命书报,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他与“读书会”的同志一道,向农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教农民唱《义勇军进行



曲》《大路歌》《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在革命活动中陶冶了情操,磨砺了意志。

1942年春,黄祖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命运也与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革命献出他的青春、热血、家产和生命。

组织能力强性格坚毅勇敢

自1943年起,他按照组织的布置,先后到羊角的迳口塘、林屋、百叶车等村庄去教书,课余时间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在学生和群众中传播革命道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巩固和扩大旱平游击区。还参加了中共电白县特别支部书记庞自在蔚山举办的党员整风学习,积累了革命斗争经验。1944年以后,他除了在羊角地区隐蔽活动之外,还被党组织派到木等、水东和茂南的镇盛、飞马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1945年1月,上级布置电白县党组织在华楼举行抗日武装起义,要求羊角地区要组织游击队攻打羊角乡公所,夺取武器之后,再前往华楼参加抗日武装起义。当时天气寒冷,黄祖文正在患病,身上却只有单衣,他顶着刺骨的寒风奔走联络,深入发动,多次昏倒在地,待苏醒之后,又不顾病体继续工作。每有最艰难、最危险的任务,他都是抢着去做。

点,需要几名尖兵偷袭,他第一个报名,成为尖刀骨干。

对革命忠心对同志赤诚

黄祖文家境本不富裕,冬天同志们缺乏棉被,他将自己家里的棉被拿出来送给同志。1945年春节,李嘉、梁之模夫妇俩一起到黄祖文家从事隐蔽活动,为了让同志们过好年,他将家里刚买回来不久的一头猪崽拿去市场卖掉,买回米和菜款待革命同志。当时部队缺乏望远镜,他又把家里非常珍贵的望远镜送给了部队。

1946年,上级党组织为扩大旱平游击区,决定调黄祖文等人到信宜县开辟新区。当时,黄祖文的母亲体弱多病,需要他照料。但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安慰和辞别了病母,奔赴信宜接受新的工作任务。在信宜县的贵子、怀乡一带山区开展革命活动,人地生疏,工作环境与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他知难而进,广泛发动群众,很快站稳脚跟,逐步扩大旱平游击区,打开了新局面。1947年,茂电信六连东征到达信宜时,黄祖文发动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踊跃报名参加,充实和扩大了部队。是年冬,组织上又将黄祖文从信宜调回电白,仍然安排他回旱平游击区参加革命活动,他一如既往地积极工作。

有勇有谋也有忧患意识

1948年12月1日,羊角游击

队员黄家明被捕叛变。此时在水东、茂南一带活动的黄祖文预感到黄家明会出卖地下党革命同志,立即到茂南张福村找到茂电信工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林其材作了请示汇报。黄祖文遵照林其材的指示,奔赴水东等地,通知有关地下革命同志撤离、隐蔽。果然不出所料,敌人逼着黄家明带兵在羊角、水东等地交通站搜捕革命同志。因黄祖文未雨绸缪,敌人屡屡扑空,革命同志安然无恙。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覆灭。5月,电白县组建粤桂边纵第五支队第十三团,革命形势大好。8月,党组织任命黄祖文为电白县“华东”区委副书记。9月,县委决定派黄祖文带一个武工队赴华东区(含马踏、大榜、蔚山、电城等地)开展工作,以打通儒洞至县城城城间的通道,迎接南下解放军解放电白。9月28日,他们一行6人连夜来到观珠坪坪村地下联络点陈灼辉的家稍事休息。不幸的是,他们的行踪被当地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并告密。天亮前,他们遭国民党电白县自卫总队百余人夜袭,重重包围之下,他们奋勇还击,终因寡不敌众,黄祖文、何强、卢松仔、陈什林、何燕兆等四位战士先后中弹牺牲,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特别的恩情

王崇宇

悠悠岁月不停歇,白发苍颜叹时节。光阴似箭,韶华易逝,转眼间我已逾花甲之年。经历数十载的春秋更迭,风雨沧桑,饱尝人生百态,有黯然神伤,亦有春风得意。昔日荣光虽已沉淀为历史长河中的浪花,然镌刻在生命年轮里的特别恩情印信,却如陈年佳酿,历久弥香,令我终身不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中学担任数学教师期间,因对无线电技术怀有浓厚兴趣,萌生了脱产进修物理专业的想法。机缘巧合下,我们一拍即合:叶老师为我创造了宝贵的实践机会,而我也能协助他提升实操能力。

恰逢其时,学院视频实验室的四台大彩电中又损坏了一台,加上之前已坏的一台,仅剩两台能正常工作,这对电视演示教学影响较大。在叶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不仅快速排除故障,还让那台被判“死刑”一年多的大彩电重获新生。这次成功合作,既解决了学院的燃眉之急,也为我们后续的教学实践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天,我在食堂打饭时,无意间看到工作人员正坐在一台匈牙利产的24寸大电视机上。这台被当作凳子的大电视让我心痒不已——在那个物质匮乏年代,这样的进口电器何其珍贵。

饭后,我特意找到食堂负责人询问情况。他无奈地告诉我:“维修师傅说找不到匈牙利进口的配件,修不好了,只能当废品扔在那里。”我当即自告奋勇:“让我试试吧,说不定能让它重振雄风。”负责人爽快地点了头:“反正已经是废品,你尽管试。”

在叶老师的指导下,我们运用灵活的电路原理,经过一番精心调配,这台“废品”竟奇迹般地重获新生,再次在食堂里大放异彩,为职工解决了当时香港连续热播剧的文化大餐难题。

那时,居家若拥有一台14寸的小彩电就足以让主人引以为豪,而大尺寸彩电更是令人艳羡的奢侈品。由于电器产品容易损坏,社会对专业维修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当其他电器爱好者还在钻研黑白电视原理时,我已能娴熟地维修大彩电,这使我在学院小有名气。院办罗干事特意撰文在《湛江日报》上报道了我的事迹,此后我的声誉日隆,实践机会越来越多。

当然,辛勤付出终会有好的回报。此后,我得享受在教师窗口打饭的便利,甚至在价钱上比老师们还要实惠——这个珍藏多年的“小秘密”,如今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记得当时同宿舍的同学们也都轮流分享过这份特殊待遇。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勤奋是我的天性,一有空闲就泡在实验室里,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紧密结合。除了无线电专业课程外,物理系主任卓振豪,班主任卢成和,以及陈太新、郑民、方钦耀、杨英深等各位任课老师都对我格外关照,倾囊相授。在他们的悉心指导下,我在光学、热学、力学、电磁学、高等数学和计算机编程等课程中,成绩都名列前茅,最终成为六名优秀毕业生之一。这为我的留校工作创造了无可争辩的竞争优势。

而时运不济,命运弄人。尽管我多方奔走,与信宜县教育局反复沟通,却始终挣脱不了档案管理的重重桎梏,只能无奈地回到原中学大三讲台。待到次年六月,暑假将至,面对黯淡无光的前景,我决定回湛江取回寄存行李——那些物品长期堆放在实验室的杂物间里,影响很不好。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周五清晨,我约了一位刚考完毕业试的男学生同行,搭乘早班车前往湛江。抵达学院时正值午间用餐时分,我径直走向食堂窗口,与一位曾熟悉的师傅打招呼。令人感动的是,尽管时隔一年未见,他竟一眼就认出了我,并热情地招呼我俩说:“赶快洗手吃饭!”这份久违的温暖瞬间涌上心头,让我倍感亲切。

下午上班时,我找到实验室负责人李文健老师,讲明了来意。当搬出行李打好包后,又找卓主任和龙老师聊了一会天,因时间不早了就辞行返程。然而,我俩出到寸金

大公路旁站了很久,信宜的班车却迟迟不见踪影。手表指针划过四点,我开始焦虑——若错过末班车,这堆行李该如何处置?难不成又搬回学院?还有颜面么?忽见一辆标着“廉江良洞”的中巴闯入视线,我猛然想起同窗陈冠章在此小学任教,当即挥手拦车。决定先到他那里投宿,次日再乘车回信宜。

下午六时,我们终于找到了良洞小学。校园大门虚掩着,我们便将行李暂时堆放在走廊一角。我环顾四周,发现有一间宿舍门敞开着,便上前询问。一位约莫三十岁的女教师正带着小女儿用餐,见我走近,她警觉地放下碗筷走出门外。

“老师您好,我是来找陈冠章老师的。”我很有礼貌地说明来意,然后再次强调:“我们是信宜人,我与他是多年的同学,请问他在吗?”

她眉头微蹙:“陈老师一早就去湛江了。你们远道而来,不提前写信联系好的么?”

我解释道:“我们是从湛江上来的,因为没车回信宜了,临时决定想在这里借宿一晚。”

“这不行,”她斩钉截铁地拒绝,“学校不能留宿外人。”当我询问附近是否有旅馆时,她摇头表示这个小镇压根没有。也许是看到我大包小包的行李起了疑心,她开始催促我们离开:“学校要关门了,你们赶快走吧。”即便我再三询问,可她连姓什么也不愿透露,只是不断示意我们要尽快离开。

人生地不熟,又找不到住处,实在令人无奈。我再次诚恳地向她解释,表明自己的确是陈老师的挚友,天黑了无处可去,恳请她开一间教室让我们暂住一晚,并保证绝不会弄乱学生的书桌和书籍。随行的学生也在在一旁帮腔劝说,她才勉强点头同意。

落难时,能有一个落脚之处,已是莫大的幸运。此刻,我紧绷的心弦终于得到放松。稍作休整后,又在校园里漫步,试图让疲惫的身心能更好地舒缓一些。

当我再次见到那位女老师的家门口时,我看见她的小女儿正坐在客厅里看动画片。而那台电视机的画面却模糊不清,闪烁不定。职业的本能让我忍不住停下脚步,遂轻轻敲了敲门。女老师探出头来,略带疑惑地问:“还有什么事吗?”

“这台电视应该是进口的吧?”我指了指电视机说,“价格不菲,但就是画质太差了,这对孩子的视力影响不好。”她叹了口气,解释道:“原本是很好的,是丈夫做小生意攒钱买的。自上次送修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维修师傅说,很难找到合适的配件替换。”

“或许我能帮上忙,我的行李里正好有些不错的元件。”我笑了笑说。她突然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惊喜:“难道……难道你就是陈老师常提到的信宜同学?”我点头说是。她顿时喜出望外,即热情招呼我进屋坐下,并说:“你先歇会儿,我这就去煮饭!”

我摆摆手,说:“吃我不急,你快去借个万用表、螺丝刀和烙铁回来,因为修理进口电视机是比较费时费力的。”她二话不说,把小女儿托付给我,转身便快步跑出校门。没过多久,她气喘吁吁地回来,手里拿着我需要的工具。

拆开电视机的后盖,我仔细检查和测试电路板,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之前的维修师傅用错了高频管。我熟练地更换了元件,重新调试,不一会儿,电视屏幕便恢复了清晰的画面。女老师欣喜不已,连连道谢,并端出两碗鸡蛋面让我俩解决饥饿问题。

别人眼里棘手的问题“疑难杂症”,却在我手中小轻解决。修好电视后,我和同伴回到临时栖身的教室,虽然满身汗臭,但至少不必再露宿街头。

没想到,过了没多久,就有两位男老师找上门来,热情地邀请我俩搬到他们的宿舍住,还带我们到学校的食堂冲凉。紧接着,又有几位老师陆续过来,有男有女,手里还提着一大包荔枝和一个大西瓜。大家围坐在校园的石桌旁,一边乘凉,一边闲聊。

话题自然离不开电器维修。一位老师提到宿舍里的台式电风扇坏了,另一位则说收录机出了故障。我爽快答应:“现去搬出来,我顺手修好。”那晚,或许是运气佳,几台电器都很顺利地修复了。看着他们投来钦佩的目光,我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已是数十载春秋。如今静坐沉思,往昔情景仍历历在目。那位女教师虽非施以恩惠,却在我二人落魄之际,先是腾出一间教室容我们栖身,后又召集其他老师妥善安排住处,让我们得以休整喘息。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纵使岁月流转,也永志不忘。

此事更让我深深感悟:助人者,实乃自助之始也。

时光碎影

艰辛学驾路

刘付德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句话颇为流行:“广东三件宝,医生、司机、割猪佬”,说的这是三种职业在当时是最为吃香的。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已是八十年代的后期,司机、杀猪工作已不再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主要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解决了温饱问题,逐步走上了小康生活。

虽然自己不会把司机作为职业,但我学习驾车的想法,在参加工作不久就形成了,主要是在单位里,经常要出外办事,有时单位司机不在,就要等,容易耽搁时间。求人不如求己,如果自己学会了驾车,就方便很多。还有一件事,也坚定了我赶快学习驾车的决心,那時候,我曾考虑调往珠三角的一个城市工作,联系调入单位的人事部门看了我的简历、工作情况等资料,对我极为满意,在见面结束时,主管的领导冷不丁突然问一句我会不会驾车,她强调说,在他们单位里是要经常外出,只能是自己驾车前往。当时我心里一下子觉得,懂得驾车看来是将来的生存之道,必须抓紧学。

是时,摩托车已非常流行,开始逐渐进入平常百姓家。我首先从学习驾驶摩托车开始。1993年2月,到交警支队购买学习报名表,填好后,回单位加盖公章才算正式报好名。第二步就是学习驾车技术,没有专门的师傅指导,只能平时通过借别人的摩托车来练习,利用周日休息或者晚上时间。摩托车主要是考穿桩技术,驾驶男装125C摩托车进行穿桩穿桩,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好在一次就考过了。2月27日考文科,第二天即是考科考,3月24日就领到了机动车(E)驾驶证。从报名到领证,不到两个月就搞掂。

考摩托车驾驶证成功激励着我,就想着趁热打铁,一鼓作气考汽车驾驶证,等到真正去学习、练考,才知道这是艰辛之路,遇到的困难不少,好事多磨,兜兜转转,前前后后,拖了两年才考过,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体味。

1993年4月,在我领到摩托车驾驶证后的第二个月,我即前往交警支队办理驾驶汽车学习证,报考的是大货车驾驶证(B)。当时有人跟我提议,考小汽车(C)证即可,而我却认为既然参加学车,就干脆报考大货车证,殊不知考大货车证比小汽车证技术难度大很多,要求也更严格。办理的学习证,期限为两年,在两年内要考试合格才能取得正式驾驶证,否则学习证作废,这无形中又添加一份压力。

驾驶汽车是技术活,马虎不得,是要老老实实去练习。办理了学习证后,我就报名参加了运输公司汽车驾驶学校的培训班,开始认真跟师傅学习驾驶技术。因为单位有工作,平时不可能每天跟随,只能利用节假日时间。我的结婚假期,只用两天办婚礼,其余的都在跟师傅学车,还有就是周末休息日,每天早出晚归,风雨无阻。起初,学习车是一部解放牌大汽车,后来考试改用东风车后,又开始练习东风牌大汽车。教练车都比较破旧,手摇发动机打火,每次从学校门口出发时,学员们就要手摇打火发动,等着师傅下来,如果是冬季的大冷天,往往有时手摇很久才能发动起机头。在路上练习过程中,学员操作不当,如入错档位等,也经常碰到突然熄火的情况,这又要花上好一阵时间来手摇发动机头。学车期间,我干过不少这种出大力气的活,幸好我年少青春时在农村劳作,体力尚好,要不容易还真受不了。

学车是一件枯燥的事,而我的师傅性格又不是很开朗的人,但因为我有一帮人参加,每期大约五、六个,有时多些,有时少些,人多在一起,自然有说有笑,也不感到太乏味,感觉时间过得也很快。师傅从部队汽车连转业的人,技术过硬,对学员学习要求也很严格。我断断续续参加学习,跟

了好几期,学员不同,在学车过程中,经历过不少趣事和一些记忆难忘的事。有一次,在往山阁路练习时,途中休息,一位学员的挂包被当地的一些烂仔盗贼偷去,我们看着他跑远,就是无可奈何。而仅隔一天,事情就有了反转,就在第二天归来的途中,车经过市区官渡市场路段时,发现那个盗贼和一群猪朋友在大摇大摆闲逛,我们立即开车往附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马上派出警把他抓获了,但盗贼已是把钱花光,最后也没有追回失窃的财物。在第一期学车中,我居然遇到初中的一个同班同学,初中毕业后我们就一直没有再谋面,想不到15年后在学车时遇到了,真是说巧不巧。还有一次,一位学员拉肚子,伴着寒冷发热、头痛,已有好几天,后来我对他说可能是疟疾,要他注意,这位学员从乡下来,不太懂,后来我请假,带他到人民医院就检查,果然是该病,医生开药给他服后,不久即痊愈,他一再对我说感谢。

从1993年4月到1995年7月,在山阁往高州交界、泗水那一段公路和茂化公路上,以及光华南路现南越印象酒店一带,当时还是一片空地,都不知留下多少我学车时匆匆而过的背影,挥洒掉多少体力和艰辛汗水。1994年11月,我第一次参加驾考考试未过。当年12月8日,我前往一单位联系工作,在办事大厅时,被人盗去了提包,遗失的物件中有我的机动车驾驶证。没有学习证,就考不了车试,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当时我估计,盗窃我提包的人,一定会打电话来讹诈钱财,因为学习证上有我工作单位名称。果然没过几天,就有人打电话来单位找我,说他拾到了我的驾驶证学习证,问我能出多少钱“赎回”。这大把戏骗不了人,但我也懒得戳穿他,只淡淡跟他说:如果能把驾驶证学习证还给我,当然很感谢你,但想狮子开大口漫天要价办不到,那只不过是一个学习

证,没有了,可再到交警支队办。他看说不了大钱,也就转说只给茶水费即可,后来,电话约好在迎宾路百花世界门前把证件还给了我,我也兑现诺言给了他300元作“报酬”。因为不知道对方是一个什么人,为防止他在现场变卦或寻衅滋事,我还预先叫一个公安警察的朋友同我一前前往,现在回想起来,都为自己的过于周全、慎重考虑感到可笑。

1995年1月,我第二次参加穿桩考试,仍未通过。而我的学习驾驶证是两年期的,3月又只好重新办理驾驶学习证,再认真跟师傅苦练驾驶技术学习,打牢、扎实基本功。6月,往阳江开城跑了一趟长途,7月31日第三次参加穿桩考试,谢天谢地,这一次终于通过了。领到了驾驶证,终于实习期一年,到1996年7月才转为正式驾驶证。现在回忆叙述起来都一大篇幅,可见当初付出的是多么艰辛的努力。

努力的付出总会有收获,学会驾车技术是大大便利自己的工作、生活。学会驾驶摩托车后不久,我家就买了一台大林90C中鲨摩托车,那时,我儿子刚出生,妻子在医院生产时,我就是每天骑着那台大林中鲨送饭。考到汽车驾驶证后就更方便了,市区或短途的出外办事,一般都是自己驾车。走上领导岗位后,单位出差走长途,有时司机开累了,自己也会主动开一段路。有些同事还开玩笑,说他们是科级干部的待遇。

好多年后,驾驶证进一步重新升级,我当初考的汽车(B)证调整升级为A2,可驾车型是扩大了,却每年都要年审,很耗时耗力,几年后,我就主动申请降为驾小汽车(C)证。走了一大圈,还是回到最初人们劝导的不如考个小汽车(C)证还方便快捷。其实,这也就正如生活的道路,不要好高骛远,要找准定位,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一步一个脚印,方能行稳致远,或许也正是我写这篇小文给读者的人生启示吧。